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電子報

No.15

本期目錄

頁 03 CityStudio：社區與官學的合作創新

頁 04 眉溪咖啡與小農故事

頁 08 籃城公田的啟動

頁 10 關心暨大生的第二個故鄉：埔里PM2.5健走小活動

頁 11 桃米的災害記憶：社區災害口述歷史調查的開展

關於我們

發行人：江大樹

總編輯：容邵武

執行編輯：陳怡君

專欄撰寫：陳文學、蔡嘉信、蕭立妤

特別感謝：古珮琪、陸家賢、曾于庭、陳冠普、黃凱揚、陳暄蓉、林佑宣、張育銘、林歆寒、陳博楷、丁心淳、沈意婷

地址：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人文學院 B1 人社中心

電話：049-2910960 #3890、3891、3893、3894；049-2911184

電子信箱：ncnuhiasp@gmail.com

前期電子報連結：立即前往

CityStudio：社區與官學的合作創新

文、圖‖容邵武(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執行長)

CityStudio的食物分享計畫

CityStudio是Vancouver市政府為了要在2020年將其打造成全球最為綠色城市的諸多行動計畫所成立的一個組織。它目前的運作模式是和六所大學、學院合作，分別開設二類型課程。第一類型稱之為Studio Program，亦即每個學期挑選20個不同科系的學生到CityStudio密集「上課」，由計畫經理Lena Soots負責評估與指導這20個學生進行作業。學生的作業由學生自己規劃，以一學期全部的上課時間來完成作業，而學校將依照Lena Soots的評估給與學生學分。第二類型課程稱之為Partner Network of project-based courses on campus，亦即參與的六所大學、學院裡原本就有開設的課程，而開課教授願意將課程納入這個跨校跨科系的網絡。在過去三年裡，共有1878名學生、75名教授參與跨校園的課程。這二類型課程有個共同的主旨就是要將市政府官員、大學師生社群、社區民眾，三方聚集在一起，透過對話加設計(dialogue and design)的方式，目的不僅在於找尋出由下而上的方案，更要找到創新的設計，讓Vancouver朝向永續、綠色的城市邁進。

創造社區分享討論氛圍的大樹長桌計畫

我們到訪時，除了Lena Soots之外，正好還有參與Studio Program的三位學生在，他們第一手的經驗分享，反而是更精彩的部分。他們先說明為什麼參與這種在校園之外的密集課程，主要是他們對於一般只是坐在課堂上聽講、準備教材、最後考試的傳統上課方式感到厭倦，想要找到一個更真實的方法，一方面讓自己覺得所學的知識有所用處、甚至改變社會，另一方面讓自己開拓更多的能力，其中包括和眾多關係者(stakeholder)協調溝通的能力。Lena Soots就舉出學生和市政府官員溝通的經驗，起初官員們還是抱持著懷疑、本位主義、抗拒的態度，因為學生新的點子對他們原來的做事方式造成不便；但是學生的熱誠以及更重要的是學生設計出實際有效的方案，讓社區動起來，讓城市充滿新的點子，比方說分享城市、食物分享、自行車修復站、街頭藝術等，漸漸地讓官員轉變態度樂意和學生合作，而且他們一起討論方案的地方，就像是我們參訪時的空間，由椅子圍繞出來的圓圈，彼此都能看到對方，民主而沒有階序的表達意見。

在CityStudio討論方案，是像這樣由椅子圍繞出來的圓圈，彼此都能看到對方，民主而沒有階序的表達意見

Lena Soots和學生更提出二個非常有趣的行動方案來說明他們操作的方式。一個是，市政府通知他們有一個大樹倒了，可以回收利用，但是各單位都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學生就把大樹運回來，和社區商量、並且一起動手做，把大樹設計雕塑成30英呎的長桌，成為大家分享食物、討論事情的大桌子；這張大樹桌也隨著與不同社區的合作，旅行到溫哥華各地。同時，正因為一起構思與動手創造的過程，讓參與的人很自然的形成熟悉和信任的網絡。另一個方案是「街頭鍵盤」(Keys to the Streets)，也就是學生把將要廢棄的鋼琴，重新修理並塗上鮮艷的顏色放在公共空間，任何人都可以彈奏，自由分享。於是，色彩鮮艷的鋼琴本身就是一件公共藝術，而它的自由取用和親近性，又讓公共空間成為充滿樂音的藝術空間。總而言之，Studio Program的行動方案正是讓學生實踐整個計畫的核心精神：「以城市為教室(The City is the Classroom)」。

「街頭鍵盤」既是公共藝術，而它的自由取用和親近性，又讓公共空間成為充滿樂音的藝術空間

眉溪咖啡與小農故事

文、圖 ‖ 陳文學(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及暨大同學

在早期，梅子是眉溪部落最重要的農作物，在地居民偶而還會回想起白梅花盛開時節，滿山遍野的迷人景致。但是因為梅子價格逐年遞減，農民為了生計改而轉作高山茶，使得茶葉取代梅子，成為目前部落最主要的農產品。

不過，近十多年來，台灣人喝咖啡的習慣日漸風行，開始有農戶陸續將土地轉種咖啡樹，生產在地咖啡。目前眉溪部落主要有五戶咖啡農，咖啡總棵樹約末六千顆左右。其中，大同山上的姆瓦南咖啡還主動參加數屆的「生豆比賽」。近來，我們也陸續聽到有其他農戶，開始購買咖啡苗，種植咖啡。換言之，眉溪咖啡的種植棵樹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本次眉溪咖啡採訪後，衍生的議題至少有三：第一，成立咖啡產銷班，申請農業部補助，添購生產機具，創造使用與維護設備的機制。第二，成立部落公司，透過行銷包裝的升級，或是實體商店的建置，增加眉溪咖啡知名度與販售通路。第三，能否透過活動設計，讓更多的部落居民有機會喝到咖啡，或是讓暨大同學有參與生產或行銷的環節，並且在這些環節當中，嘗試結合不同科系的專業。我想這些議題我們都會持續放在心上，等待行動契機，一一進行社會實踐。

想入「啡啡」 - Bai與Baki的有機咖啡

文 ‖ 古珮琪、陸家賢
圖 ‖ 曾于庭

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眉溪部落裡有著溫暖的咖啡，依傍著南山溪流旁，用純淨山泉水沖泡十六個小時的純有機咖啡豆，值得您耐心品嚐回味。隱藏在雲霧繚繞的眉溪山巒裡，有著「山嵐咖啡」。山嵐咖啡是由石坤泉與楊秋玉共同栽種的有機咖啡園，在十三年前，種下了眉溪部落裡的第一顆咖啡苗。

說到Baki(石坤泉)，在眉溪部落裡沒有人是不認識他的，Baki曾經擔任眉溪部落的村幹事、代表、村長之職，為部落盡了很多心力，部落裡的第一盞路燈與第一個電話、紅綠燈，就是他向政府申請，而讓部落生活更加便捷；Bai (楊秋玉 Yawai)有著泰雅族的深邃臉龐，泰雅女性的勤奮精神可以在她和早已被採收光的咖啡園看見，兩人每日在咖啡園裡勤奮地工作，細心照料著咖啡園。Bai 用著溫柔的語氣述說著他倆種咖啡的故事。一開始培育的過程相當勞苦，對於如何照顧咖啡並不瞭解，他們抱持著各種施肥的可能， Bai說「咖啡要乾淨的肥料才行」，曾經將雞糞當作肥料灑在咖啡樹下，讓咖啡豆染上了雞屎的味道，從一次次的經驗與交流中，由化學肥料栽種的咖啡喝起來具有苦味，最後決定使用有機栽種咖啡，使用了綠生農場生產的有機肥料，秉持著「種咖啡就像養小孩一樣！」，用心去照顧，用愛去施肥，用情感觸摸微小的咖啡豆，才能栽種出健康養身、溫暖人心的咖啡。自從栽種有機咖啡後，習慣每日品嚐自己的有機咖啡，讓自己的身體感到舒服暢快， Bai 表示「每天都要喝自己的咖啡，沒有喝就沒有力量」，無負擔的有機咖啡讓一天都充滿著活力。一大片的咖啡園，僅靠兩人親手採摘鮮紅成熟的咖啡豆，走進這片咖啡園，您會發現Baki與Bai的身影，穿梭在咖啡樹下，還有那臉上一抹的笑容。

兩人除了栽種有機咖啡之外，咖啡園旁也經營了「玉泉園」民宿，露營郊遊、野餐住宿皆宜，位於南山溪旁的民宿是個與大自然為伍的小天地，在這可以遙望美麗山脈，聽著潺潺溪流聲，讓自己的心靈沉靜下來，享受著大自然氣息。歡迎大家在淺嚐咖啡時，也能來這小憩一下，讓自己的心靈隨著南山溪潺潺水聲融入在地生活，讓自己慢活於眉溪部落。

在Muwanan(大同山)喝到的姆瓦南(Muwanan)咖啡

文‖古珮琪、陸豪賢
圖‖曾于庭

在Muwanan(大同山)的小路旁，可以發現一處神祕的百果園，這片土地主人是活潑、有趣、認真學習的陳玉觀與黃吉祥夫婦，除了顯而易見的咖啡樹、檳榔、櫻花外，更隱藏著苦茶、五葉松等各樣植物在各個角落。這片土地以前是種植香茅、梅樹等，黃吉祥在民國八十年決定轉種檳榔，而在民國九十多年時，一次機緣下在台中豐原遇到朋友推薦種植咖啡，開始在檳榔園中種下第一棵咖啡樹苗，秉持著「先種再說，慢慢體會，邊種植邊學習」的態度，在栽種後的第五年，第一次採摘下屬於自己的咖啡豆；由那第一棵「咖啡阿嬤」落果後育苗再接枝的方式，逐漸孕育出兩千多棵咖啡樹。

後來學習相關咖啡知識，學習烘培咖啡豆的技巧，漸漸對咖啡相關知識變得熟悉，夫婦倆懷著好學的心，到處請教，從古坑咖啡參觀、觀摩，或向其他咖啡農詢問咖啡的相關照顧方式，以及到埔里大成國中的社區大更深一步的認識與了解，夫婦倆提到「人家告訴你的就是知識，不同的知識都可以試試看」，透過咖啡農間交流，主動與持續學習，才能夠種出美味的咖啡。夫婦倆有個環保又健康的理念，將原本被視為廚餘扔棄的咖啡豆皮留下來，將其作為肥料利用；以一種共生的概念，養殖不關籠的小鴨，當作園中清道夫，幫忙吃蟲除草，依循大自然法則共生，讓百果園更活化，使土地更有生命力。

姆瓦南(Muwanan)咖啡是由該處大同山的賽德克傳統地名- Muwanan命名， 黃吉祥從小時候為了一點點零用錢，到大同山上採三根毛拿去賣，在這塊大同山上的土地上，不僅有著賽德克族人們的土地記憶，還有著黃吉祥從小玩耍的童年記憶，這是用在地情感聯繫飄出的咖啡香。姆瓦南(Muwanan)咖啡特別在於透過不同的處理，分為水洗豆、日曬豆，水洗豆色澤較淺，口感較為甘甜；日曬豆色澤較深，口味偏酸，兩種嚐起來有著不同的風味，歡迎大家品嚐，感受一下其中滋味。

茶葉跟咖啡都是眉溪部落重要的經濟作物，茶葉有成立產銷班，但咖啡並沒有在地產銷班，黃吉祥表示希望未來能夠成立仁愛鄉產銷班，共同打造眉溪新特產，咖啡產銷農之間能夠多多合作交流，共同致力於眉溪咖啡產業。

文‖陳冠普、黃凱揚、陳暄蓉、林佑宣、張育銘
圖‖：林叡寒

飄盪在海拔920公尺的香醇：賽德克巴萊與黑色黃金的山中奇緣

位於南投山區，一處向陽的山坡地上，出身賽德克族周金河先生（族名：Pihu Watan），在這裡打造了一片咖啡園地。已近耳順之年的周金河先生，原為職業軍人，提早退伍後，進入公路局，以研考與資料整理為主要工作項目。後來，因意外造成身體的不適而提早退休，回到部落繼承家中的土地，成為了職業的農戶。

最一開始，部落裡主要是種植梅子與李子，在進口市場開放後，梅與李的價格慘跌，部落隨後轉向種植茶葉。茶葉喜陰，而周金和先生的土地向陽，種出來的品質並不佳，故又轉而種植苦茶。當時種植的苦茶雖然品質非常好，但又因為土地位於風口等地理因素而放棄，最後經由外人的介紹與引進，周金河先生開始種植咖啡。

「這個咖啡樹很寶貝的，小孩回來幫忙除草，我都自己在樹周圍先除一圈，不然不小心傷到，就死掉了……要摘的時候也有人是請外面的，外面的動作很快阿，但是都是秤重算錢的，不夠熟的也採下來。所以寧願找部落裡的歐巴桑、歐吉桑來當點工慢慢採，品質比較好，也不要找外面的。」周金河先生說。

曾經歷一次婚姻失敗的周金河，一人獨力撫養四個孩子長大成人，周金河先生的個性粗中有細，還自豪的表示說會使用縫紉機替孩子車學號、縫補校服。在咖啡樹的照護中也可見一般，從挑種、育苗、培植，到成樹後的結果採摘、初步去皮、曝曬、去殼。除了去殼機器是向親戚農友借用，周金河先生幾乎一手包辦，但又由於技術與資金的不足，使得咖啡豆的生產步驟，只能做到處理好生豆的階段，就將其賣出，交由買方自行烘培、磨粉

「大家一開始都是一窩蜂啦！也沒想那麼多就種了。像我哥哥之前也種咖啡，可是他的地太高了，咖啡樹結不了果，我這邊就剛好是可以種植的最高海拔。」周金河先生笑著說。周金河先生的土地位於海拔約900公尺處，恰好是栽植咖啡樹的極限高度，種植出來的咖啡豆，也別有一番風味。

現在網路很方便耶！我都會上網找資料，但是其他人怎麼種我不知道啦！大家都是自己摸索的。仁愛鄉農會不收咖啡豆，也沒有咖啡產銷班……如果有跟咖啡相關的專業課程喔，我一定叫我孩子去上！」周金河先生說。由於早年在公路局的工作，使得周金河先生對於網路的使用較為熟悉，也十分樂於吸收新知。

經過數年栽植，目前周金和已經擁有逾800棵的咖啡樹，並有3000多棵的咖啡樹苗正在培育，揣懷著原住民與大地永續共存的精神，周金河先生堅持無毒的種植方法。他善用所畜養的豬隻排泄的糞便，進行回收再利用，並配合氮磷鉀的肥料，澆灑在所栽種的咖啡樹及自己種的菜上。尤其在菜葉上，還可清晰看見菜蟲啃咬的痕跡。

目前的大環境對於部落農業的發展並不友善，尤其是對沒有產銷班的咖啡農而言，只能將未散發出咖啡香氣的生豆，賣給中盤大商，尚無法自理烘培。同時咖啡豆在市場上是任人喊價，沒有穩定的價錢，加上自己不知市面上的銷售管道，只能將產品寄託在中盤商的身上。

承襲於原住民豪邁大器的性格。即便生活中有著諸多無奈，樂天的態度就像深植於基因中，傳承在他們的血液中，流淌不息。「有人來我才會喝啦！住這裡好處就是喔，唱歌再大聲都沒有人會抗議！」周金河先生笑著說。

文‖陳傳稽、丁心淳
圖‖曾于庭

愛情，咖啡知道 品嘗一杯啡你莫屬的滋味

沿著山路向上走，沿途可見綿延的茶園，茶是許多原住民賴以維生的作物，然而在茶園旁可見少數的咖啡樹，咖啡樹的主人是鄭傳秀和黃阿桃夫婦，當初發現茶園中有些地方無論如何施肥產出的品質都比其他茶樹差，因此兩人思考轉作的可能性，剛好黃阿桃的親戚種咖啡，黃阿桃本身又對咖啡有興趣，於是兩人開始種咖啡，從一株開始到現今的四百株，主要是銷售給認識的親朋好友，再透過口碑宣傳。

提起鄭傳秀，部落的人對他並不陌生，曾任村幹事的他，許多村民對其在部落裡付出奉獻的身影仍有印象，年輕時的傳秀更曾擔任過春陽部落的數學老師，妻子阿桃驕傲的說：「原本春陽部落歷年考上初中的僅有兩人，但自從傳秀任教後當年有18人通過考試呢!」說起兩人相愛的過程則與現今的速食愛情不同，鄭傳秀打趣的說:「是她主動追求我的!」，在眾人的追問下，黃阿桃才緩緩道出當初自己來到鄭傳秀哥哥的理髮廳洗頭髮，意外從鏡中偷看到剛回來的鄭傳秀，黃阿桃說:「真的很害羞，沒想到他竟然也正在看著我」，從黃阿桃微微泛紅的臉中，彷彿看到當年那個害羞的少女，後來鄭傳秀當兵完後繼續完成高中學業，照理講在現代應各奔東西的兩人，卻因為那一眼確認彼此的心意，鄭傳秀告訴父親他只想和那位女孩共度一生，而阿桃也痴痴等著當年一眼定情的少年。飲一口傳秀與阿桃的咖啡，發現沒有平日喝咖啡的苦澀，反而是一種溫潤厚實的感覺，頓時覺得其實咖啡就像兩人的愛情般，在裡面喝不到愛情裡的苦澀，有的只是互相包容的圓潤。

在客廳則放滿了畫作，原先以為是兩人的收藏，詢問之下才知道是黃阿桃所畫，更驚人的是原先阿桃並不會作畫，是跟眉溪南豐國小的替代役學畫，從一開始的臨摹，到現在開始加入自己的想像，繪畫就像種咖啡一般，都是從頭開始，讓人感受到興趣對於把一件事做好的影響力，阿桃也提到以前喝咖啡的經驗「喝國外的咖啡，竟然心悸到第二天才好」，這更加深了夫婦倆想要做出適合台灣人咖啡的意念，鄭傳秀總是默默在背後守護這塊土地，他說：「阿桃喜歡我就陪她做啊!」，更讓人感受到老夫老妻無怨無悔的陪伴，因此，若您想品嚐一杯愛情的咖啡，歡迎來此細細聆聽一段不同於現代的純愛之戀，見證這一眼瞬間的五十年之情。

籃城公田的啟動

文、圖 ‖ 蔡嘉信(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大年初四晚上，我帶著新學期的不確定感到「籃城好生活」，希望和「三姊妹」聊聊新學期有沒有能在籃城一起做的事，有沒有讓他們和社區合作的可能。當天晚上是怡君和森葳陪著我，聊著聊著，怡君提到了「公田」，我們的對話於是對準了這個標的，一路往下談，時間跨夜到初五。這是我和他們能一起做的事，也是一種和社區連結的具體作法。對籃城好生活以及他們正在運作的穀笠合作社而言，「公田」是「放伴」精神、內埔共耕經驗的延續，對我而言，「公田」讓人社中心駐點在籃城的主軸——「社區經濟」的想像——更具體，而能夠操作。

為何在籃城推動「社區經濟」？從我的觀點出發，最終的期待是要把社區的自主性從政府的手中拿回！為何？因為我看到社區在政府的補助計畫下做事並沒有獲得預期般的收穫，反而是被過度動員，人的熱情、正向態度與物的資源大量被消耗。有次和社區的某位理事聊天，我問到社區有沒有因為執行各項計畫而有所獲？他的回答是：賺到「無閒」（忙）而以！很弔詭，要接這麼多計畫是要填補財務缺口，結果補了這口卻出現了那口；接計畫也另外是要取得「做社區」的正當性，結果正當性取得了，組織的成長卻也受限了。一來一往，社區好像就只賺得「忙」。

那該如何設定目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社區發展協會的經費來源項目及數字，這其中，「社區生產收益」是最重要的一項，它是一種社區自主生產能力的表現，數字越高代表社區的生產能力越強。以去年為例，「社區生產收益」的數字是0，而佔有最高比例的項目是「政府機關補助」，比例將近73%。如何讓「社區生產收益」的數字突破0，進而在經費來源比例逐漸壓過「政府機關補助」比例，就是人社計畫在籃城駐點可以用力的議題。需要指標評估成效？那就以「政府機關補助」、「社區生產收益」的數字變化作為依據，看「社區生產收益」比例有沒有在人社計畫進駐後提高、「政府機關補助」有沒有開始下降——這兩個經費來源的數字消長不就是評估計畫成效最好的指標嗎？

學期初，三據點駐點人員各寫出該社區的短、中、長期的期程規劃。籃城的部分，我在「長期」（105.7-107.6）的欄位僅寫下：「社區之自主生產系統能供應在地照護系統達50%以上的比例。」光看列的項目確實可以合理懷疑我沒有寫完——確實也沒有寫完，畢竟是「長期」的規劃，我只能寫出期望或目標，寫不出具體項目——與其要寫五花八門的計畫或活動，我寧願停筆，不為了交差而多列，一方面是可能做不到，另一方面是瞎忙的機會太高了，社區已經勉強應付太多場面、長官及「老師」們了。當然我的目標或許訂得太高，畢竟現在社區的自主生產值是0，遑論有「系統」——但從現在開始建立這一生產端，它一旦開始有產值就可供應社區已建立並且能穩定運作的「在地照護系統」了。當這兩個在地系統都能穩固，互相支持，資源互惠，整個社區就會非常穩固。作為一個實踐的目標，這樣的期待還算切實吧？

回到「公田」，這不就正好能搭配建立社區的自主生產系統的想法？這個確定了，剩下的是時間問題。由於我們決定種稻，有時間的緊迫性，清明之前必須完成插秧。密集作業四週後，公田目前的規模是1.3分，分兩個田區（分屬不同地主），皆已完成插秧，並且由年輕人組成的「學習穀東」群排班看著、顧著。社區參與的部分呢？3月13日這天的社區理監事會中，「公田」一事取得理監事們的接納，決議以社區名義加入，在資金方面分擔一半的農事成本（另一半由「學習穀東」群分擔），勞動力方面，社區也推派了七個人力支援並協助「學習穀東」進行耕作。社區在後者的投入看似較被動，但這個階段沒有必要為了顧及「分工」的形式，應把雙方的勞動力與工作時間套入公平的框架，這反而僵化了年輕人與社區的互動。「只要在種的過程，居民逐漸開始認同這塊田，會把它當成是自己的田看待，不就是『公田』最好的詮釋了？」怡君這麼認為，我也非常同意。

社區理監事會中的討論（籃城社區提供）

至於收穫的部分，我們初步的想法是社區與「學習穀東」群依總收成量對半分，而社區獲得的白米就算是自產品，可經由銷售讓原本掛蛋的「社區生產收益」往正整數的方向增加。我們原本提議以「籃城米」為名做銷售，當天晚上的討論理事長建議加個「好」字，以「籃城好米」為名。其實只要社區有意往這個方向努力，任何名稱都是好名。當天晚上結束後，怡君寫了一則短文，把當晚帶有喜悅的期待感分享出去，貼在籃城好生活的頁面，文如下：

籃城(分半ㄟ)公田--水稻田手工插秧，明早七點在籃城社區後方，秀蘭阿姨家的菜園，插秧囉！

想學種稻的年輕人躍躍欲試，歡喜看年輕人插秧的社區長輩們滿心期待！已經開始想像明日分半的水稻田邊會因為有年輕人捲起褲管(下田去)和社區居民的在場指導而熱鬧滾滾！

什麼是籃城公田？

籃城公田是帶有實驗性質的種稻實作，透過有興趣學習種稻的年輕人和認同以社區內部（社群）力量累積社區公共財的一個嘗試。先從小規模的水稻田開始，邀請年輕人和社區共同參與，想學種稻的年輕人以排班的方式學習擔任田間管理員，社區長輩們提供豐富的種稻經驗，雙方共同照顧種在籃城、喝東螺圳圳尾水的籃城米。

這個籃城公田的發想是在農曆年初五的凌晨。今晚在協會的理監事會上，年輕人想嘗試的心引起在場社區理監事們熱烈、大力的支持。當種稻這件事被提出來就像打開了大家的話匣子一樣，大家七嘴八舌之際，種在東螺圳圳尾的籃城好米，這樣的牌子就在這樣生出來了！

雖然只有半分的水稻田，但會是有許多人關照的水稻田。籃城好米，除了會吃有"好"故事的東螺圳的水長大，在籃城這個人情味"好"濃的地方長大，充滿農村人情味的稻米吃起來不知道會不會有地方獨特的氣味？令人期待…

江老師與在地師傅合力插秧（張晴雯攝影）

籃城公田插秧（籃城社區提供）

關心暨大生的第二個故鄉：埔里PM2.5健走小活動

文‖沈意婷(暨南大學社工系大四學生)；圖‖張力亞(暨大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拾事社在健走前夕的行前會議

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在埔里租屋也近4年了。對這個山裡的小城鎮而言，也許我們暨大的學生不過是群過客，但對我們而言，埔里卻是第二個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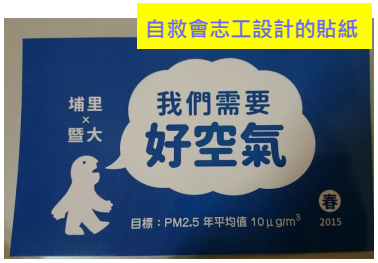
記得剛上暨大那年大一，覺得埔里景色優美、四面環山又氣候宜人，住在學校覺得空氣新鮮對身體好，大二搬下山後，開始出現一些健康問題。我的眼睛在早上起床時刻有很多眼屎粒，眼球微微泛紅而且晚上特別乾澀，後來看了眼科才知道我得了『過敏性結膜炎』，醫生提醒我在埔里騎車記得帶全罩式安全帽，我這才知道，原來空氣裡有很多懸浮微粒是很傷身體的。爾後，只要我在埔里感冒，也通常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恢復，嚴重時甚至晚上無法睡覺，因為鼻腔敏感，會不斷咳醒，常常需要跑兩次診所，耳鼻喉科醫師也提醒我，在埔里騎車或外出記得一定要戴口罩，不戴口罩會越來越嚴重！我這才發現，原來我常常騎車時覺得空氣難聞，除了汽機車、遊覽車和砂石車排放的廢氣之外，還有路邊焚燒垃圾或稻草的煙味，而這些是我們從來不曾留意的事實和現狀，而正因為盆地地形，這些汙染從來沒有散去，一直留在埔里不斷沉降，PM2.5充斥在我們生活當中，讓埔里成為全台灣濃度最高的地方。

我是暨大拾事社的社員，同時也是「埔里PM2.5空汙減量自救會」的志工成員之一，加入的契機是某次別人推薦給我自救會的粉絲專頁，我按讚後，有許多的資訊和消息充斥我的FB首頁，而去年12月我在系上舉辦的公共論壇遂邀請自救會的媽媽來進行短講，因為從自身的經驗出發，我認為住在埔里求學的暨大生，也應該要一同關注這個在地議題，並學習如何自保，勉得淪為這個環境問題下的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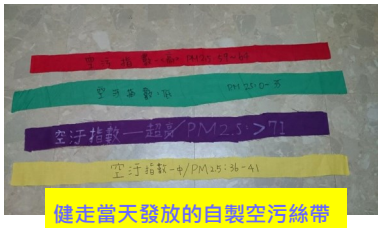
自救會的發起是幾個住在中心社區的媽媽夥同鎮上一間二手書店「山里好巷」的老闆共同創立的，創立初期自救會成員持續新增關於PM2.5的資訊與相關專業，並邀請對空汙有研究的醫師或學者前來埔里演講，為自救會累積一點知識基礎，爾後，我們更進一步拜訪南投縣副縣長、環保局長、埔里鎮長和民意代表等，試圖做政策面的努力，南投縣環保局相當支持，埔里鎮長也承諾他會努力讓埔里成為一個宜居的綠能城市，而自救會目前仍舊積極在國中小推廣PM2.5的重要以及後續進一步的行動等等。

這次在暨大的初步行動，是在3/25春季健走當天宣傳PM2.5，人社中心、拾事社和自救會在短時間內協力合作讓行動得以成行，我們在暨大春季建走前發放每人一條空污絲帶（四種顏色代表不同PM2.5濃度），並且印製貼紙和文宣發放給師長和同學，攤位放置空污知識看板，讓老師同學們可以更加了解PM2.5是什麼。透過這次的健走小行動，我發現有許多同學很樂意將絲帶綁在頭上、身上或包包上一同健走，也相當開心可以為這個議題發聲，但不乏也有些同學很害羞或不了解這是什麼，不想那麼顯眼，但成果仍是相當成功，感謝人社中心的資源挹注，拾事社的人力幫忙以及自救會專業知識背景的支持。

未來在暨大，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也許我們會舉辦一些關於空污的影展，以及招募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同學或師長一同為環境議題努力，試圖將空污的資訊傳播出去之外，能有後續的資源挹注，透過研究或大家的專長來讓此議題有更多專業的監測和掌握，期待我們的第二個故鄉可以越來越好！成為一個可以永續發展的城鎮，讓我們畢業後也可以很引以為傲的告訴別人「我愛埔里，我住過埔里！埔里很棒，是個很適合居住的地方！」。



自救會志工設計的貼紙



健走當天發放的自製空污絲帶

健走當天擺攤實況

桃米的災害記憶：社區災害口述歷史調查的開展

文 ‖ 蕭立妤(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第一次向在社區組織中擔任幹部的小玲（化名）提到將要與土木系師生合作進行的「社區災害口述歷史調查」時，她停頓了一下，帶著尷尬的笑容說著：「這些資料的建置對社區來說真的很重要啦，只是…」她降低了音量有些吞吐地繼續說：「關於這些調查資料的公佈…是不是會再斟酌一下？…畢竟那些區域一旦被標定出來，那附近的業者…（生意）可能還是多少會受到影響…」。對於當地居民來說，災害議題關聯於其住居環境及身家財產的安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對於同時仰賴當地觀光收入維生的業者〈部分也同時是當地居民〉而言，標的災害潛勢區位這件事會不會連帶衝擊觀光產業的發展，也讓其多少產生一些顧慮。

自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以來，桃米自以農業為主體之村落逐步轉型為以生態解說著名的社區。其發展趨向除能回溯到1982年埔里鎮公所選定當地作為垃圾掩埋場而引發一連串抗爭事件，進而促成「埔里鎮環保衛生改善監督促進會」（簡稱環促會）的成立，奠基了在地與環境議題的連結；震後因應重建而致力於各方資源的媒合及社區人才培訓機制的建立，也逐步推動社區往生態觀光的願景前行（江大樹、張力亞 2008：102-106）。但是，隨著社區受到各項資源不斷挹注及報導經常性的披露而帶來的觀光化效應，我們觀察到許多居民的生活著實在此過程中受到擾動—無論是當地民宿、餐廳業崛起帶來的經濟效益，或是觀光客車輛進出時帶起的煙塵、走訪時產生的噪音以及留下的垃圾等，社區內因應各項議題而生的組織漸趨多元，也使得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部分居民被賦予的身分與事務呈現不斷被疊加的狀態。「大家還有心力去預防或應對下一次災難的發生嗎？」看著經常為了各個社區活動、計畫而奔忙，還有自家生意、家庭要照顧的社區幹部們，我經常有些擔憂地這樣想著。

還記得在一次社區聚餐的場合中，不曉得是接續著什麼話題，小玲突然提起九二一地震後，自己隨先生返回埔里，沿途所見路斷屋倒的景象歷歷在目。當她描述這段記憶時，已經可以用一種平鋪直敘的語氣及試圖緩和氣氛的笑容，描述當時內心恐懼卻不得不為了家中老小堅強起來應對當時停電、缺水、斷糧等的危機。相較於其他災後重建的社區，九二一地震在桃米被提起的機會似乎更為頻繁，這或許能夠歸因於協助當地重建的各組織單位戮力將居民對於地震的懼怕情緒導引向對於生態環境議題的重視，加上當時在地人情網絡的相互支持，於公、私領域力量的交互作用下而產生的「桃米生態村」共識，方使得社區的重建經驗反過來成為現在居民（或是社會大眾）回溯此地九二一震災記憶的主要管道。

有別於地震通常是在短時間內、難以預警地造成破壞，水災卻是以長時間醞釀的、重覆性的方式一再發生。我們總會看到加高的水泥河岸、擋土牆或是山壁上為了阻止土石滑落而撐開的大網，那些通常是人們嘗試去「治理」自然、預防災害發生所留下的痕跡：

> 人類社會為了不斷的從大地汲取資源，人們必須用適當方式來處理這種自然的力量，於是反覆建構出「自然災害」。水災、颱風及地震等，都是大自然的主要元素，而非什麼不尋常的東西，它們只是正常的釋放能量。反過來說，人類社會必須持續認識和發展這種自然力量，結果是「自然」成為一個應該詳加管理的領域。（容邵武 2011：106）

而在公部門慣常使用的治理模式以外，社區居民所認知的災害成因、影響及其應對災害的方式會是我們在目前展開的災害口述歷史調查之中更為關注的課題。其中，在桃米歷史災害的列表之中，我們發現水災在當地經常性地發生，其倘若影響到坡地鬆動的土石，便有可能引發土石流，這也是我們之所以在初期著眼於 2008 年辛樂克風災時桃米的淹水情形，並在現階段能夠投注的時間、人力資源下先劃分出三個主要場域進行調查的主因。透過居民回憶之災害歷史與土木系師生團隊蒐集並建立之圖資資訊相互參照，所勾勒出的或許將會是奠基於對在地人地關係的認識，進而發展為社區自主防災模式建立的願景。

參考資料

* 江大樹、張力亞，2008 社區營造中組織信任的機制建構：以桃米生態村為例。東吳政治學報 26（1）：87-142。
* 容邵武，2011 災難的永恆回歸：記憶政治與災難反覆的探討。臺灣人類學刊 9（2）：95-134。